论欧洲语言 be动词的综合性特征

王文华

（国际关系学院 英语系，北京 100091）

[摘要] 希腊文“自然”一词 physis本义为“生长”，表动，强调万物的变化发展过程，突出了事物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系动词 on本义为“存在”，表静，强调事物的确定性，是思维判断的基础，它是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核心。希腊哲学既强调对变动不居的万物自然本性的研究同时又探究世界的理性逻格斯本质的综合特征与此有本质联系。从词源学上讲，英、法、德、拉丁语的系动词的各个变位形式基本上都是印欧语系中 bhu—（即 physis本根）与 es—的结合，它们既具有表动的意义又具有表静和确定性的意义，可以说是对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忠实再现。

[关键词] 自然；是；本体论；自然哲学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9）03-0052-07

西方哲学中“本体论”（ontology）一词源于希腊文 be动词 on的现在分词之一 onto（相当于英语中的 being），亚里斯多德所谓的第一哲学，西方哲学的本体论 ontology指的就是研究 being的学问。 being问题是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中心问题。近几年来我国古典哲学界对希腊哲学乃至西方哲学中的核心词语 be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讨论，对我们认识希腊哲学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线索。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在揭示 on的本质意义的同时特别突出了 on与 physis（自然）的对立，强调了本体论哲学与希腊自然哲学的差异和对立。本文在赞同这一观点的同时将力图补充说明，本体论哲学是对希腊自然哲学的充分继承，二者具有紧密的统一性，而欧洲的其他语言——英语、德语、法语以及拉丁语 be动词的词源学演变可以说也与古希腊哲学 physis与 on这一统一性特征一脉相承，它为古希腊哲学的这一特征提供了佐证。

一、being的研究现状

对于西方语言中 be动词的意义，波兰著名逻辑学家 Lesniewski，罗素、蒯因、海德格尔、法国哲学史家 Gilson，Kahn等都有过深入研究。他们认为 be至少有三四种含义：第一，表示活着、生存、存在的含义；第二，表述作用；第三，认同的含义；第四，表示种属包含。而传统西方哲学的本体论（ontology）就是建立在这个词义混乱的 on基础之上的。他们的讨论对本体论（ontology）的合法性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和质疑。

理解 being问题也是我们中国学者认识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中心问题，而如何用适当和准确的汉语词来翻译这个希腊哲学中的 on以及后来西方哲学中的 being（英）、das Sein，Seiend（德）等，在我国哲学界也经历过一番挫折和反复。大体说来，中国人对于 on这个词有“存在”、“有”、“在”、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是”等译法。与此相关,对于 to on ei¡on(being as being)也有“存在之为存在”、“有之为有”、“是之为是”,或者“有本身”、“存在本身”、“是本身”等多种译法。陈康先生在其1944年出版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译注里主张把 on翻译为“是”,他是第一个郑重提出这个翻译和理解问题的人。2000年,陈康先生的亲炙弟子王太庆先生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十分郑重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并主张修改以前“存在”的翻译方法,重新将 on翻译为“是”。2000年,他与陈康先生的另一个亲炙弟子汪子嵩在《复旦学报》2000年第1期上合作发表了《关于“存在”与“是”》的文章,希望重新翻译 on这个词。同时,他们都一致认为,希腊哲学的核心是其求真之学,这是西方逻辑、科学和理性的发源地,而这个发源地与其“是”字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唯有这个字才能构成表达命题和判断的真值的关键成分。

金克木先生从事的是梵语研究,但对于我们的研究也有很大启发。他认为,梵语中的 bhu—与希腊文 physis同源,as—与欧洲语言中的 es—(即欧洲语言中的系动词 is¡est¡ist)同源。这两个词是梵语中的核心词汇,都可以表示存在,但是,bhu—指行为过程,侧重具体意义的存在,或动的、相对意义的存在,而 as—则指行为的完成,侧重单纯的、抽象意义的存在,或静的、绝对的存在。另外,梵语波你尼系统认为,一切名词都出于述词,因此表示动词意义的词根就构成了梵语构词的基础。从哲学角度看,这种思想表示,古印度人认为,宇宙万物的根本都是行为和动作,动是根本,静是表现。所以佛教要破我,认为永恒不变的我是不存在的。可以说,bh—u与 as—在词义上既对立又统一。

杨适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探究。他认为,与古代印度人一样,希腊哲学是从研究宇宙万事万物的存在开始的。最初的这个存在主要用 physis来表示。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physics)的根本特征正在于关注自然万物及其本原的不确定性,如米利都学派的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的“无规定性”。后来的巴门尼德对此不满意,因为那些总在变动的东西没有确定性,人无法抓住事物的真相,无法论证认识的真理性。因此他便改弦更张,开始用 estin这个同样表示“存在”的词语取代 physis,以便显示出真实存在的确定性,认为变动不居的自然本原不适合做哲学的基础,唯有 estin/on表示的存在才合适,人的认识从而也才可靠。因为,要想把握事物的真相,首先就必须把对象确定,把它视为稳定的而非总在流变的东西,否则它就会像天上的飞鸟一样抓不住了。于是对象即存在的确定性就被高度地突出了出来:“它就是如此,不能不是如此的一个东西”。而在思维和语言上,就必须采用判断命题的句型,用句子的主语的“是”行为来表明。正是这种哲学实践和认识的发展,造成了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到第一哲学的转变,从而也是希腊语中的 es—的系动词的作用获得了空前的认识论意义,并使其作为存在动词的表静含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成为表示本体的关键词。从此,希腊哲学就在这个强烈对比之下走上了本体论(ontology)之路,这种倾向在巴门尼德和柏拉图的哲学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因此才有亚里斯多德将第一哲学概括为研究 on之为on的学问上来。

他还表示,西方文字中的 be动词之所以能够将主语和表语紧紧地“系缚”在一起,充当陈述句和判断句中起关键作用的系动词,就是因为从其词根 es—继承来的静态含义或者说确定的性质,适宜于表示事物和事物之间、事物与其属性之间问题持续的关联,而且只有稳定静态的东西才能进行认识判断。而它之所以能够表示“存在”、“活着”的动词和名词含义,也是因为它原来就与根词 bhu—(phu—或 phy—)同样都是最根本的存在动词,表示自然和生命的活动与持存的含义,所以其名词化形式 on(being)也就适合于表示本体(根本性的存在)。印度与希腊虽然在词源上使用了同一对词,但是,印度人侧重 bhu—(become¡becoming),意思主要是“有—存在”,因此汉语佛经一般都翻译为“有”,而希腊人则侧重于 es—(be¡being),哲学中主要表示“真”。于是,后来的文化发展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1](P.31—33)

但是,他同时也指出,尽管如此,这绝不意味着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说对 physis的研究和对 on的研究是完全对立的。虽然梵语中的“ as—指单纯的、抽象意义的存在,或静的、绝对的存在”,而“ bhu—指变动的、具体意义的存在,或动的、相对意义的存在”,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这两个词“可互换的情况很多,区别并不突出”。[1](P.67)因为过分强调二者的对立,忽视其联系或者说继承发展关系,突出希腊本体论哲学与希腊自然哲学的差异和分歧,容易导致忽视前者与后者的紧密联系的后果。

实际上, physis“自然”始终是希腊哲学所要探究的重要对象和基础。这不仅对于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们如此,对于后世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等也都是如此。虽然前、后期的研究有明显差别,自然哲学家们最初思考的本原(arche)还是比较素朴的,主要探究“‘自然万物的由来’,是一种宇宙起源论意义上的本原。他们认为水、火、气、土或无规定的混沌是本原,猜测和研究了使自然生生不已和变化运动的原因,如泰勒斯说磁石也有灵魂,赫拉克利特说对立统一是自然中普遍存在的逻格斯。很清楚,这些‘本原’(arche)所突出的特点是存在的生命和流变。它同后来的希腊哲学 ontology中‘本体’(ousia,古希腊语系动词另一种分词形式)以存在的确定、不变性质为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巴门尼德和早期柏拉图那里表现得最明确)”。[1](P.105-106)“生生不已的自然不仅是哲学最深层的全面的考察对象,也是后来‘第一哲学’(=存在 /是论 =本体论)这种最能显出希腊哲学特点的哲学形态的深层基础,或与之不能分的基础。希腊哲学从‘自然学’开端,通过‘数 (哲)学’过渡到古典时代的‘存在 /是论 (本体论)’,最后又在晚期希腊哲学中返回以‘自然 (哲)学’为中心的形态,与 ontology合为互相诠释的一体。”[1](P.106-107)所以,希腊哲学绝不仅仅是本体论(ontology),而首先是自然学。

在下文引述的《希英大辞典》对 physis意义的分析中,第四类意义“哲学含义”就体现了这一特点。在这类意义中,第 II、III种含义“元素,基本物质”、“自然,创生”实际上就是一般自然哲学家那里所谓的本原。第 IV种含义涉及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他们用 physis来称呼“不定的二”,这依然是强调 physis倾向于表示“变化”含义的特点。而第 I种含义“作为生发性力量的自然,宇宙中的生长本原,比如斯多亚哲学中激发生物生长和自我维系的内在之火”则与上面这几种含义有所不同。表面上,斯多亚哲学将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火”,与赫拉克利特相似,但同时它又将这个本原说成是理性逻格斯(logos),并广泛学习和借鉴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思想,具有相对独立的逻辑学研究,因此形成一种将“自然学”与本体论(ontology)合二为一的独特哲学体系。

有鉴于 physis与 on统一性具有如此重大意义,本文在此将从各欧洲语言中的系动词 be的词源学考察来对此加以补充和强调。

二、欧洲语言中的 be动词

从金克木先生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要想澄清希腊文 be的意义,我们需要将它与 physis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 bhu的印欧语系的根(PIE)为 bhu—、bheu—,梵文为 bhu—,希腊文为 phu—或 phy—,即希腊哲学中的“自然”一词 physis,拉丁文为 fui, fuo。本意为“依靠自己的力量,能自然而然地生长、涌现、出现”。[2](P.70-74)现代西方语言中的 physics(“物理学”)一词都源于这个词根,古希腊各个哲学流派包括斯多亚派都有关于 physics的研究,当时其意义不是现代所谓的“物理学”,而是自然哲学之意。比如,亚里斯多德的 ta phusika卷的真正意思不是《物理学》而是《自然之物》,讨论的是他对自然的研究。希腊文中有许多词都以此为词根,如 phyton phyre phyllon,大多数都与“天然成长的东西”有关。

根据《希英大辞典》[3]的说法,希腊语 physis一词有如下几种含义(笔者翻译):

I 根源

II 人或物因生长而形成的自然形式或结构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 自然本性，结构

2. 外在形式，外表

3. 医学：构造，性情；自然位置

4. 内心的本性、禀性；动物的本能、天性；

Ⅲ. 自然秩序

Ⅳ. 哲学上的含义：

1. 作为生发性力量的自然，宇宙中的生长本原，比如斯多亚哲学中激发生物生长和自我维系的内在之火。

2. 元素，基本物质

3. 自然界

4. 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不定的二”的称呼

Ⅴ. 具体名词术语，生物之义，经常用作集体名词，比如 θνητηφ. 表示“人类”；植物或物质的质料

Ⅵ. 种类，物种

Ⅶ. 1. 性别；2. 性别特征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physis一词的基本含义是“自然”、“天然”的意思。希腊文中有许多词都以此为词根，如 phyton phre, phyllon，大多数都与“天然成长的东西”有关。英语的部分词汇也来源于它，如：

1）Phyllis—Virgil, Horace作品中的女名，后成为欧洲田园诗歌中长相一般的乡村女子常用名，意为“树叶”，是对古希腊语 Phyllis的借用。这个名字来源于 phyllon，来自 PIE * bhel— “to thrive, bloom”。

2）Physic—关于自然的研究，包括医学、自然科学。现在英语中的 Physical, Physician, Physics都是从这个词衍生出来的。

3）Phyton——生长，植物

4）Phyle—部落，种族

5）Phyma—生长，肿瘤

6）Physiognomy—面相学

7）Physiology——生理学

8）Phyto——英语词根，表示“植物”

9）Foetus——“胎”

这些词都没有离开“自然生长、出现”这层意思。

在上面所列《希英大辞典》对 physis的 7类释义中，第 Ⅱ, Ⅲ类意思都与这个基本含义密切相关。第 Ⅴ, Ⅵ, Ⅶ类意思虽然似乎稍微远一些，但仔细考较我们也会发现它们也没有脱离这层基本含义：如，第 Ⅴ种含义，生物种类的集体名词，如人类，也是“天然生长”出来的东西；而第 Ⅵ, Ⅶ种含义“物种”、“性别”、“性别特征”则更是“天然生出”的自然本性。

我们现在看其他欧洲语言的系动词：

英语系动词原形 be，古英语（O. E.）写作 beon, beom, bion，意思为“be, exist, come to be, become”，来源于古日尔曼语（P. Gmc.）词根 * beo—, * beu—. Roger Lass将 be这一动词说成是“语义相关的词语变位片断组合”（“a collection of semantically related paradigm fragments”），而威克利（Weekley）则将其称为“古英语不同方言的偶然融合”（“an accidental conglomeration from the different Old English dialects”）。be动词不仅是现代英语中最不规则但使用最频繁的一个动词，同时是几乎所有日耳曼语共有的一个词汇。现代英语的 be动词有 8种变化形式：BE, AM, ARE, IS, WAS, WERE, BEING, BEEN，这些变化形式来源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动词，或者说是 be动词使用两个迥然不同的两类动词融合而成的。其中，一类是 b—根词（“b—root”），即 be；另一类是 am/was（当然这两个词也是由不同的词融合而成的）。b—根词的源头是古印欧语（PIE, Proto—Indo—European language）词根 * bheu—, * bhu—，意思是“生长，出现、成为”（“grow, come into being, become”）。德语现在时第一、二人称单数 bin, bist（来源于古高地日耳曼语 O. H. G.: bim“I am,” bist“thou art”），拉丁语系动词 esse的过去时（perf.）fui（“I was”）等、古教会斯拉夫语（O. C. S.——Old Church Slavonic，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斯拉夫语，9世纪通行于现马其顿和保加利亚地区）byti（“be”）、希腊语 phu—“become”、古爱尔兰语（O. Ir.）biu（“I am”）、立陶宛语（Lith.）buti（“to be”）、俄语 byt′（“to be”）等都为 b—根词，梵语中的 bhavah（“becoming”）、bhavati（“be-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comes, happens”)、bhumih(“earth, world”)等都与其同源。

古英语 be动词变位表:

人称	SING.(单数)	PL.(复数)
1st pres.	ic eom ic beo	we sind(on) we beoð
2nd pres.	þu eart þu bist	ge sind(on) ge beoð
3rd pres.	he is he bið	hie sind(on) hie beoð
1st pret.	ic wæs	we wæron
2nd pret.	þu wære	ge waeron
3rd pret.	heo wæs	hie wæron
1st pret. subj.	ic wære	we wæren
2nd pret. subj.	þu wære	ge wæren
3rd pret. subj.	Egcferð wære	hie wæren

英语中还有一些词汇也同样来自这个词根。如:

1) Bole(“树干”)——来自古北欧语 bolr“树干”,源于古日耳曼语 * bulas 最终都来自古印欧语 * bhel—,意为“吹,胀”。比较,希腊语 phyllon“叶子”, Phallos“肿胀的阴茎”;拉丁语 flos“花”, florere“开花,繁盛”, folium“叶子”;古普鲁士语(O. Prus.) balsinis“垫子”;古北欧语 belgr“袋子”;古英语 bolla“锅,杯,碗”;古爱尔兰语 bolgaim“(我)胀”, blath“花”, bolach“粉刺,脓包”, bolg“袋子”;布列塔尼语(Bret.) bolch“亚麻豆荚”;塞尔维亚语 buljiti“瞪眼,眼球突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blazina“枕头”。

2) belly(“肚子”)——来自古英语 belg, bylg (W. Saxon), bæ lg(Anglian)“皮带,皮包”,来自古日耳曼语 * balgiz“袋”,源于古印欧语 * bhelgh—“胀”,词根 * bhel—“充气,肿胀”的引申义。比较,古北欧语 belgr“袋”, bylgja“波浪”,哥特语(Goth.) balgs“皮酒囊”。

3) blade(“刀刃”)——古英语 blæd“叶子,铲、桨等的页状部分”,古日耳曼语 * bladaz(比较古夫里斯语 O. Fris. bled“叶子”,德语 blatt,古北欧语 blað),源于古印欧语 * bhle— to—, * bhel— 加后缀,意思为“繁荣,开花”。

4) Blast(“疾风”)——古英语 blæst“阵风”,源自古印欧语 * bhle—, 词根 * bhel— 的变体。

5) Blaze(“宣扬”)—— 来自中古荷兰语 blasen“吹(喇叭)”,源自古日耳曼语 * blaes— an, 来自古印欧语 * bhle—, 词根 * bhel— 的变体。

6) Bloat(“肿胀”)——原意为“松弛”,17世纪意思变为“肿胀”。可能源于古北欧语 blautr“浸透,因烹煮而变软”,来自古日耳曼语 * blaut—, 来自古印欧语 * bhleu—, 词根 * bhel— 引申义。

7) Blood(“血液”)——古英语作 blod,来自古日耳曼语 * blodam(比较古夫里斯语 O. Fris. blod 古北欧语 blóð 中古荷兰语 bloet 古高地日耳曼语 bluot 德语 Blut 哥特语 blóþ),源自古印欧语 * bhlo— to * bhel— 加后缀 —,“肿胀,喷射”或“喷射物”(比较哥特 blóþ“血液”, bloma“鲜花”), * bhel—“繁荣,开花”的引申义。

8) Bloom(“花”)——来自古北欧语 blómi“鲜花,或花、叶的总称”,来自古日耳曼语 * blomon(比较古撒克逊语 blomo,荷兰语 bloem,德语 Blume),源自古印欧语 * bhle—。Blossom, blow(“花”)亦同。

9) Boil(“疮肿”)——来自古英语 byl, byle,后者又来自西日耳曼语 * bulja“肿胀”(比较哥特语 ufbauljan“to puff up”冰岛语 beyla“hump”),源自古印欧语 * bhleu—。

10) Bold(“鲁莽。勇敢”)——古英语 beald (W. Saxon), bald(Anglian),来自古日耳曼语 * balthaz(比较古高地日耳曼语 bald“勇敢,迅急”,以及 Archibald, Leopold, Theobald之类的人名;哥特语 balþei“勇敢”;古北欧语 ballr“可怕,危险”),可能源于古印欧语 * bhle— to—, * bhel— 加后缀。古法语/普鲁旺斯 O. Fr./Prov. Baut意大利语 baldo“勇敢”是从日耳曼语中借来的外来词。

在古英语中, b—根词没有过去时,经常被用作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m/was的将来时，13世纪，取代且成为了 am/was的不定式、分词和祈使形式，此后其复数形式（we beth, ye ben, they be）转变为现代英语（M. E.）的通用形式，并逐渐成为单数 be（I be, thou beest, he beth）动词的通用形式。但 16世纪，are形式取而代之成为 be复数的合法词形。

Be动词的另一类词形构成是 am/was。am在古英语（O. E.）中拼写为 eom，意思是“to remain”（盎格鲁—撒克逊 Mercia王国语言 Mercian eam，盎格鲁—撒克逊 Northumbria王国语言 Northumbrian am），来源于古印欧语（PIE）* esmi—（比较古北欧语 O. N. em，i 哥特语（Goth.）im，赫梯语（Hittite）esmi，古教会斯拉夫语（O. C. S.）jesmi，立陶宛语（Lith.）esmi），其基本词根为 * es—，* s—，或称 s—根（S—ROOT），希腊语 esti—、拉丁语 est梵语 as—、德语 ist均源于此根。古英语中该词根只在现在时中出现，所有其它形式均由 w—根（W—BASE）词表示，如 were，was。这种 am与 was的合作现象语言学界称为 * es—* wes—。13世纪后，* es—* wes—主要倾向于表示“存在”（“existence”），而 beon（即 be）在意义上更接近于“变成，成为”（“come to be”）。古英语 am有两种复数形式，sind/sindon，sie与 earon/aron。前一种形式在 13世纪早期逐渐消失不用（德语中的第三人称复数 sind仍然使用），并被 be及其变形取代。但是 aron（aren，arn，are，源自古日耳曼语（P. Gmc.）* ar—，可能是古印欧语词根 * es—的变体）继续使用，并在与 be词融合的过程中逐渐侵蚀了后者的一些使用。在 16世纪早期，are成为标准英语，而 art在 19世纪成为古体，退出历史舞台。

w—根（W—BASE）词，我们可以拿 was来说明。Was在古英语中写作 wesan，第一、二人称单数写作 wæs，wæron，源自古日耳曼语（P. Gmc.）* wesanan（比较古撒克逊语（O. S.）wesan，古北欧语（O. N.）vesa，古夫里斯语（O. Fris.）wesa，中古荷兰语（M. Du.）wesen，荷兰语（Du.）wezen，古高地日耳曼语（O. H. G.）wesen“being，existence”，哥特语（Goth.）wisan“to be”），根源于古印欧语词根 * wes—意思为“停留，居住”（“remain，abide，dwell”）。Wesan尽管是 am的过去时形式，但它在古英语中是一个与 am截然不同的动词，这一趋势在古日耳曼语中已经体现了出来，哥特语、古北欧语中即已如此。

总结地说，英语中的 be动词形式，有三个来源，一个是“be”，来源于 PIE bhu—，即与希腊语 physis同源，表示“生长”（to grow）、“变成”（to become）；一个是 is/am/are，来源于 PIE * es—，与希腊语 esti同源，表示“存在”（to be）；第三个是 was/were，与 PIE * wes—同源，表示“居留”（to remain，stay）。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考察欧洲的其他语言。显然，拉丁语中的直称式现在时 sum，es，est，sumus，estis，sunt，虚拟式 sim，sis，sit，simus，sitis，sint，未完成时 eram，essum，es，等，均源自 PIE * es—；将来虚拟式 futur，futus，futa，futum，完成时 fu，fuerim，fuer am，fuissem，将来完成时 fuer，等均源自 PIE的 bhu—根。德语中的 bin，bist源自 PIE bhu—根，ist，sind，seid源自 PIE * es—，war，waren，gewesen源自 PIE * wes—。法语中的 suis，es，est，sommes，êtes，étais等未完成时（imparfait）变位形式、sera等将来时形式、过去分词 été等均源自 PIE * es—，而简单过去时（passé simple）fus，fut，fumes等则源自 PIE bhu—根。

其中，第一个更倾向于“变成”，表示变化、相对的东西，指现象方面的事物。[4]而第二、第三个则倾向于“是”、“存在”，表示静止、绝对的东西。

可见，上述欧洲语言系动词的词源学历史实际上是一个综合 bhu—/phu—与 es—这三层意义并最终融合为一体的历史发展过程。

三、结论

在我们对希腊哲学的研究中，我们不仅要强调这两层意义的差别，突出希腊哲学研究的中心从 physis—arche转变为 on—ousia意味着希腊哲学“求真”的严格逻辑思维方式的形成，[1](P.107—109)同时也应该强调这二层意义共通之处及其意义。作为欧洲思想的源头，希腊哲学思想的发展，总体看来是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由自然—本原（φυσις, physis— αρχη, arche）与存在/是—存在/是本身（οv being— τοοv οv being as being）[1](P107)这两个概念贯穿始终，它们是支撑希腊哲学大厦的主要支柱。它们相互联系和区别，相互作用、转化和诠释，就构成了希腊哲学乃至希腊化罗马时期哲学的主线。而其思想精髓则基本上是es—与 bhu—的统一和结合。这是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核心特征。而我们上文的词源学考察证明，英、法、德、拉丁语的系动词的各个变位形式基本上都是印欧语系中 bhu—（即 physis本根）与 es—的结合，它们一方面具有表动的意义，又具有表静和确定性的意义，可以说是对古希腊思想的忠实再现和继承。

[参考文献]

[1] 杨适. 古希腊哲学读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Liddel& Scott Greek - English Lexicon[M]. ninth edition, with revised supple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4] 金克木. 试论梵语中的"有—存在"[J]. 哲学研究，1980(7).

[5] Barnhart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M]. H. W. Wilson Co., 1988.

[6] Holthausen.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Englischen Sprache[M]. Leipzig: Bernhard Tauchnitz, 1927.

[7] Klein. A Comprehensiv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1971.

[8] Weekley.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M]. Dover Publications, 1967.

（责任编辑　如月）

◦学术信息◦

关注社会思潮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解松在《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发表的《社会思潮与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一文中认为，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相互转换的桥梁，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中发挥着"晴雨表"和调节器的作用。文中所说"社会思潮"，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反映一定社会阶层或某些群体的利益需求，具有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对社会生活具有某种程度影响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潮流、思想趋势、思想流派。作者认为，当前社会思潮日益多样化，且更加关注现实，行动性因素增多，现实影响力增强；各种社会思潮之间交锋日趋激烈，分化趋势加快，价值立场和政治态度日趋多变；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关系愈加微妙。因此，要客观地看待社会思潮，深刻认识科学疏导社会思潮对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意义，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

（匡四）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